

228611

永樂大典

八四



卷〇七六五〇 黃字
卷〇七六七一 庚字



221
005
084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

十八陽

黃

黃任道

宋楊傑無爲集行狀
府君諱某字任道其先江夏人遷唐末之亂其族分遁江南西蜀惟建安浦城爲著姓雖貴位無顯而其文章行義多見稱于時曾祖元吉初以風雅名重江南仕祚其志儒學傳家二子入本朝皆登進士第次子覺任殿中丞以清直聞當時儒宗如宋宣獻楊劉二內相多與唱酬指紳傳之君之祖也考潛山先生兩舉進士不利于春官朝廷常推恩奏名而隱居求志不願就其歌詠翰墨有晉唐風格累贈朝奉郎世積公德萬生府君府君爲兒童時才識已過人及其長力學有大行爲韓魏公王荊公歐陽公深所器重皇祐五年進士及第調揚州天長主簿移恩州清河令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神宗皇帝登極覃恩遷秘書丞以廣清河決免一官魏公留守魏都萬君學行乞教授北京國子命將下丁潛山先生憂繼丁母裴氏壽安縣太君憂數喪盡禮兄弟友愛閨門肅雍士君子推以爲法制終再授秘

書丞監都進奏院召對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就改本路轉運判官旋易西路乾移陝府西路提點秦鳳等路刑獄被召赴闕未行坐舉官失當再奪秘書丞會更官制授奉議郎入尚書省任職方員外郎車駕幸省遷承議郎改五品縣久之以廉精不足乞補外乃知汝州今天子即位恩遷朝奉郎苦足疾求致仕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五先是夕夢白雞棲于牀下語家人曰昔謝安夢白雞而死我以辛酉歲生豈吉祥耶果不起其疾娶某氏追封永安縣君再娶章氏封武寧縣君三子曰材太廟齋郎曰樞曰杞皆鄉社齋郎二女長適奉議郎王續次在室恩州之清河清陽久黃河埽岸芟草十四萬兩縣於隊長十九戶下催理都水漕臺大移不絕十九戶貧乏六年不能供前後長少鞭朴不勝數蓋當時隊長以丁數選非以物產定故爾郡縣者之人莫敢議君乃言於朝廷嘉祐之初河入恩州故掃岸芟草出於民者萬數今則聚而無用條其可免之十利朝廷可其奏悉蠲之魏公方執政尤稱其事初朝廷置寬恤民力司諸道遣使求民瘼有曰河朔館驛宜罷須索以寬其役若以謂河北中路傳驛歲有逋使往來邊防休戚之所繫百湏皆出於民當令百姓明具所出物數折除春夫丁役及於二稅合納之物量數放免民自樂輸

矣朝廷從其議至今民以爲利君在濟陰當廣濟河決危急色人將就墊
溺老幼號訴君采輿議乃決南堤以分水勢不意浸鄰田論法至重君自
以長不忍貽過於下一皆引伏當時魏公吳正憲公御史中丞交章論列
以爲誠心愛民非有害彼之意譬如逐盜出境盜爲他境之害非逐盜者
之罪也曹州冤句知縣張復禮亦乞納官以贖其罪竟得未減而濟陰之
民世世不忘其德至神宗朝召對上曰卿即某耶昔日濟陰之事意恤民
慰勞之甚厚君稱謝因請上留意史書上悅聽納時貴人有不喜君者君
爲提舉官時郡縣多不曉朝廷愛民之意過爲苛刻君務爲便民司農官
以爲沮法賴正憲辨明得免斥逐君議賑濟之術均以一路當散糧斛之
數隨郡縣豐凶戶口多寡增損以給民全活者衆矣河北方水灾米粟踴
貴市易糴官又增價以歛之民益艱食人不敢言君曰視民困苦而不救
非我志也遂奏罷之鳳州有獄久不決而苦愆亢君親往決之是夕雨澤
霑足人以謂雨自公致也君孝於事親友愛諸弟自少文學聲名鵠于士
林識度高遠議論嚴正耻爲阿諛取悅於人其文章翰墨爲世推重文集
四十卷可見其志也其爲守令奉使惟務愛民以報朝廷大臣屢薦以臺
閣侍從而其命歎奇士論惜之平生恬悌與朋友交大而益固未嘗違言

人短而多稱揚人之所長勇於信義廉於進取雖然有古人之風某久游門下知行義為最詳紀述善不敢以誣謹狀

黃仲熊

宋黃庭堅豫章集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

卒未生於臨菴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曆象為吉祥以爲門戶所寄兒時黠黑腯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質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爲人下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畧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嫁晚伯氏元明青大父時田為非熊娶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悅意棄去由是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申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刺若琢磨欲以怪奇鉤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爰聞其家世欲以女予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銜不祐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偶難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乎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離其不壽

黃得禮

宋黃次本三餘集先大夫述先考諱得禮字執中洪州豐城黃氏九歲喪母十四游大學二十五中元祐三年進

士第嘗爲鼎州桃源縣尉虔州興國縣令柳州軍事推官以沒其在桃源
捕獲強盜大憤已正格當被賞歎曰豈可便文自利而以疑似殺人哉盡
釋之虔民健訟諸邑行獄充庠其在興國三年瘦死者纔一人猶以爲恨
建中靖國初應詔上書論行法任人之要其略曰嘉祐熙寧之法仁祖神
宗之爲也祖宗所以望其子孫者在安治之如何不在政事之因革而主
熙寧之說者曰必爲之更變主嘉祐之說者曰必爲之守常分曹爲朋迷
立勝負宿怨快於私門實禍歸於公家朝廷顧何所賴惟天子建中和之
樞正心誠意擇其善者而增損用之則行法之要也人才實難有未必用
自賢良進士紙名屬節以自致於大臣公卿之選益又難矣國論異同口
語疑似無以處之罪而加之以添竄之刑掉露蠻煙不死不已遺孤放櫬
雖死不還士有持平守正如彭汝礪葉濤之徒其言未必見者此風不革
異日必有以伏刑都市參差伍宗之請聞于上者矣願朝廷退人以禮宰
輔爲國安言變指紳撲薄之風增社稷靈長之福則任人之要也書入報
聞尤考矣不及強仕位不及京官平昔詩文遭亂散落言論風旨可槩見
者懼復湮沒故追次
其略而不敢輕加焉

黃瓊

宋曹彥約昌谷集黃公墓誌銘

通判公墓有誌銘太府寺丞

未竟而通判公之葬十日已定其勢不能走數千里介以請乃俾某述其大畧先納諸續按南康軍都昌縣土塘黃氏分派于江州湖口縣之沙谿自沙而下至通判公纔六世其族蕃衍星居兩郡者不下十族多者輒數十家而土塘之族號爲最盛則公高祖居士拱實啓之也居士居鄉有盛德貨財百萬漫不以如意賑窮恤乏無所不盡其力後又做釋氏之說作龍花會以召天下信士聞風而來無不滿意傾囷倒廩不計一人皆以居士稱之至于今未改生子寘能世其業號小居士爲土塘族祖小居士生子可累薦試春官不第教子詩禮不使爲科舉碌碌討後贍朝散大夫大夫生汀州使君武汀州生通判公公諱瓊字少蘇又字繼蘇汀州之長子也母封氏封太恭人初汀州有四方志以奇節自許嘗建炎中興初授興論兩河事宜召問中書郎布衣授招討司幹辦贊大名軍與平劇賊田知古招沼州叛人王江等有奇功薦于朝未報去之會李成寇江州得自外舊入閩城又告急行在所見謂過計及遣兵往救不及事朝廷旰食乃上書論軍國利害對執政據慨憤發爲時論所服高宗奇其才授承務郎知黃州

黃岡縣歷婺州義烏縣丞擢知郴州又知汀州與秦丞相不令奉祠十餘年不為屬通判公初受遺澤中乾道七年銓選調德安府孝感縣主簿秩滿調光化軍同理叅軍以薦者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通判江陵府丁太恭人憂服闋授潮州通判未赴以疾自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二年十二月己未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官至朝奉郎公賦性簡淡不事表襪事父母為令子處諸弟為賢昆與人交和易平直人不知其有立遇事取取勢位不能奪當官治民一意不擾鷹鸞行不以為便思有以撓之不可得也孝感本無職業惟奉諸臺差歛未嘗少曠以劄制錢糧委之輒不稱竟至割決獄訟子奪產業則皆服其寬平莫能加損在光化四年未嘗以陞改介意肯游子弟恃舊撓政守以下皆避其鋒公執法正授書不為少屈大家豪奪民田莫辨其偽公視印文不合上其姦狀黜郡嗟異舊城在漢水北與虜界錯居得閑入愚民即欲置地公言此皆中原赤子非蟲細不可執獄遲久不上遂得未歲累政皆信其贊爭推薦之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遠總鈔湖廣知其舉將溢格猶以公名列上且曰吾寧壞一舉削不可失一賢者故工部侍郎賴公度為轉運副使以收拾孤寒自許時連歲不罹賦司部內有常貸皆不得磨勘賴公初入境意已屬公公受代

即辭去無顧望色顏公並薦之德安新減民租會一歲之供數且萬緡公下車適遭其逢用度不給州篆循習泛敷迫使取諸民不肯奉命曹掾官有所誅求又不供億姑舍怒媒孽欲連坐佐貳公言此知縣罪不當旁及廣座肆言無所畏避邑民亦誦言不可勢未敢發遣郡吏物色帑藏無一毫私意俸餉外贍錢未嘗以例取其計遂屈顧已檄入郡部不可中輒俾攝事僉幕以便辟政佐貳理邑事賦州家風旨駁朴深入骨髓宜治耕井井反不如前時邑民走諸臺顧終得黃佛子乃已州家始不自安乃還舊物大首政趙公師勇召還過郡得其事津津有喜色又貽書繼更之且言堅忍以事上官盡力以恤百姓舉賢如此可以無負在色幾五年終始如一旁觀若不滿意後有改其除繹立致禍敗公論亦且不與好學未嘗廢簡冊適意即自賦詩不可謗也平居安坐靜室不以世俗事介意戶庭之外至旬月不出所居州縣守令有滿去不得一見遇賓客契合飲酒奕棋陶然自得真樂於接物者官滿俸輒盡無求田問舍意往來都昌湖口間或寓南康城下惟意所欲娶曹氏實考約之姑子男三人謂添洎皆能有立渭嘗以鄉老獻書登于天府女三人長適同官子蔣樸文雅有賢譽火適考約其次則彥約弟彥繼孫男六人抱孫補照燭人人皆未有所適

諸孤將以四年十一月辛酉葬于湖口縣五石山之北青山麓之下前事
十三日而來告期得渭所書族譜與蔣樞所親見德安事實乃參以平日
所聞撮其梗槩以告不朽至若為銘為表刻諸堅珉立于墓道以利其嗣
人則寺丞事也乃為之銘曰百世之下知通判黃公之葬在此起歌起
愛有不可已如其
表墓以俟君子

黃中美

宋末晦庵大全集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

弄臣竊國大柄建取蕪雲以呂非常之變有識之上已私憂之而衆莫之
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隸事邵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
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疲弊無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
歲荐饑民死無數况河北天下根本人可重用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
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德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制蜀符
降唯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背公以
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罵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
罪而宣撫使獨倚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

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遷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錄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嗟！祖宗百年禮義廉耻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歷寧以來群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速于茲，邇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春之餘心志瀆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歟！歟！迎降而皆不知以為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舊挈諸孤奉公之稚，崎嶇兵火，艱離之中，川陸五峩，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寢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尚書郎，寧羣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修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達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

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謂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素受書考之其得光孫大夫斬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閭閻公之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紹武始別於建遂為郡人馬曾大父夢臣大父禹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為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咸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上官罪退久之貧甚以為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郡都檢寢守城武將視法令僚屬莫敢如也公不為撓事有不必庭辨之寧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濟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奏其冤織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後河決敗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為盜而郡守懼無教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嘗集輒猝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焉其為

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旁郡有獄獄部刺史多委以屬公往往得其情舉施等不問識否人雖胥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遺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還使呂公頤清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宛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斬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潭厚靜東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焉聞人以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以慈愛而教告勉節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軼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郡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鋼青上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惠端平皆有俊才非角已與萬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次永平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脩修職郎趙齊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明儒林郎格誠南鄉範懋助夏欽鈞皆未仕而格誠欽亡矣孫女六人其壻周敦善

李龍李徵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珪上官揚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
金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此大聰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周餘未名女十
四人其晉任平南林杞李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振公升公顯公因公
煥公熹鳴噠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量哉銘曰：暨暨黃公
逢時之危跡隨衆兆思屬眇微之死弗汚以全其歸溫溫夫人克相其夫
又詔其子以成厥家壽考尊榮百歲而俱實隆之阿黃溪之里東西相篲
兩闕對起子孫盈前曾玄

滿後尚有寵臨不遠來又

黃永存

宋何澹小山雜著黃公墓誌銘

淳熙九年夏某以祐書

郎攝工部與紹武黃公永存攝左曹蜀人范仲蘋攝禮部
並命黃公折輦行相交晚節歸休士類傾鄉某守三山時得相聞踰兩年
而哭其計其子龜明以狀來請曰吾先君子以忠孝自屬生平無虧宜有以
詔後同廊之葬存者惟公其無嗣公字堅叟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惟淡
者入閩家紹武以五經分授予號黃五經生知良寧信州貴縣六傳而至
公曾祖高咸有隱德高生家以文鳴于鄉贈中奉大夫生公父中美登元
祐九年進士第終左朝議大夫公贈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危氏祖妣

施氏贈夫人妣林氏贈少師延平積之女封始興郡太夫人贈昌國夫人公以廕補官紹興初尉虔州信豐軍方弱冠邑瀕廣多盜日虜弓兵督捕請于郡得駐大軍三百備州戍將板卒中夜奄至殺二隊將公與統制官逆賊于市大破之邑人德公繪像以祀旋捕逆賊十閑等二千餘人寇自是不入境奏功第賞循從事郎訓詞有舊身不顧臨鋒冠敵之語聞者狀之秩滿以親老丐祠久之調饒州判官守皆加敬遇旱屢畝檢核戶無異詞募家不得免聞于郡公請詰諸田鄰乃庶服諸司交薦改宣義郎知信州鉛山縣俗嚚子稱曰肯禁過呼訟者悉呼宣義公喜白母曰邑人相信矣屬精割劙公庭畫間縣有寡五人戶歲輸一石則秋雜五斗以贍直未始償也公為申請蠲減且廢巡監一案縣計遂足歲歉縣徒數百鬻聚發廩巡尉遣兵督捕公適燕僚佐亟追回審錢榜委使官馳諭悉感泣散去事定收首悉三四輩赴部流配之邑賴以全人服其善應變家呼公為宣義後賄武人過縣必問宣義安否先是僅科無法戶長告病公易以田帖十日一校民自樂輸去二十九年百姓磨崖為善政碑以記尤後人之更改也事具永平志其差役尤盡善人爭先應治有古稱吏風諸臺以聞除諸軍糧料院公喜誦節用愛人之句去縣有一年諸會有言前鄱陽守者波及

愈厭遂以祠去日奉親為樂無宦遊意邑人端明黃公中為春官言諸時
半除俾涼州繁徵張公孝祥為帥自恐以歛失事囑公正教公樂為之盡
忠義寨姓莫者欲擁兵官莫延廩為變廷廩持節南丹州之弟也事覺半
八人研塞門遁明日禽至其六公請亟誅罪首餘勿問郡以亡恐旋徙延
廩他郡張公欽論萬公以除漕變路先是嘗詔舉廣西憲葉公顯魏公杞
以公應詔至是二公實當國給食繩以格法繼命臺審乾道四年陞對辱
宗問未運常平及長沙軍政對甚悉退語輔臣黃某疏通可任邊寄除知
蘄州陞辭未及數奏上曰欲卿措置訓兵精敎耳因乞行縣上曰春時勸
農使可出因問疾苦卿必能捕賊公至郡則前所奏住修城池闢隘免起
本役等事悉施行矣公有獲輸納斛斗之弊招流移耕墾閑民兵節費得
贏雖五萬石備邊庫以聞詔守臣不得妄支六年再任漕臣呂企中滋長
小人公抗辯不勝罷歸恬不介意創茅葺圃侍版輿從容自號退圃居士
丞相虞公嘗識公姓名于選起知通州太夫人以淳熙二年棄養年九十
七公性至孝老人食多嘆躬進已箸復視床樽始退每宿疾作親滌潤機
以授妾御俾無厭憚執喪尤盡禮服除知嚴州對陳足兵食豐財冗官風
俗等五事改溫州九年賜對延和時上憂旱公因進布種遲麥法喜曰官

中亦種甚佳惟小夢可耳卿議論詳明當留爲職事官次奏外官臨督妄
費貽後之患上曰節用猶不足矧妄費乎卿貫何所以開對無閼責何也
曰先臣游宦臣實生于河朔所陳皆開納豈日諭輔臣黃某老成重厚全
是北人留他日護客遂除大理正旋兼左曹上曰左曹民頃多黃某三十
年前作縣宜諳練繼遷官終不徒輸對復陳刑獄訛挾差役等弊口奏軍
政宗室添差上大喜又言板曹匱之宜少貸內帑上曰名貸曷嘗還乎正
何貸二十萬人謂上意向公矣給舍有言閣郎者上曰黃某兼得好當更
除一二老成達召周頤趙公廉與公並命公在左曹事趙拘鑿符下諸處
必分制其曲直吏不容欺亦毋得市恩訛者獲伸有榜躍于部門者遷今
知有省部蕪湖張次對有遺言盡捐其產與幼弟他房與訛二十年不決
公判其牘感以孝義語皆激切乃合調請守前約朝論翕然異日訓詞有
儒雅飾史之語詞臣謂公蓋指張訛十年夏旱求言公不務大言直述關
本職者六事蠲都城柴薪等稅免僧道六十以上丁錢官戶不許請佃住
招軍以寬民力等事疏入首施行無刑部度支兩月間斷諸州大辟四十
餘鄭興裔自防禦轉廩車秦所給解多就寡公疑焉乃其前任寧以內降
給真俸公徵問曰此乃辭寡就多也鄭愧服會除帥淮東言者斥其欺罪